胡也频诗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也频诗稿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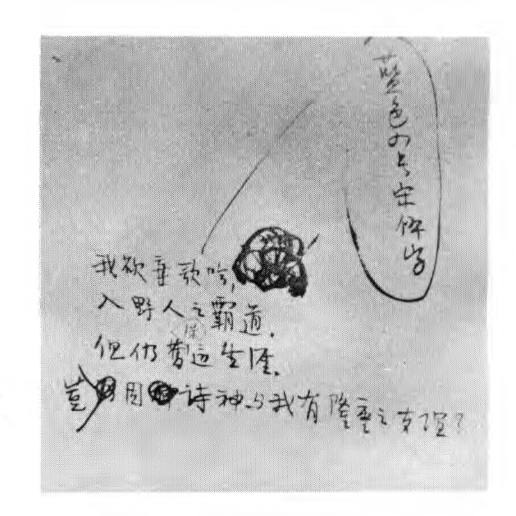
作者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



胡也频与丁玲

一九二四年在北平





手稿

目　　次

磨　炼

第四诗集

一个真实人的诗

一

当我知道胡也频烈士生前留下了二百多首诗稿，并想设法寻到它的下落时，同志们问到我对他的诗的看法，我竟可悲地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是我无知的可悲，也是一场浩劫后遗留下某些可悲的现实。不要说今日的年青人了，就是中年的写诗的朋友，也只知道诗人的名字，并没有读过诗人的作品。

并不是人们忘记说：我们的旗帜所以这么鲜红，是染着先烈的血。恰恰是在许多文件、讲话中，我们都肯定过文艺事业今日的成绩是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优秀传统。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中，说：

……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

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鲁迅先生用烈士的血，证明我们人民与我们文学的这种关系，是永远不会变的。鲁迅先生哀悼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反动派暗杀的五位左联作家，胡也频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在诗人牺牲的早晨，他从牢里捎出的信中还写道，牢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与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有了很大的创作欲望。他要稿纸，他要写，也想记下一些材料寄出来。他自己既不会投降，也总得服二三年徒刑。他说：坐二三年牢是不怕的，他还很年青，他不会让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当时，他估计到反动派的凶残无道，所以，准备服二、三年徒刑。可是，他没想到在巩固自身反动统治的统治者，就需要人民的愚昧无知，他们用屠刀对准唤起人们良知，使之觉醒的作家。他不是被判几年刑，在他写信的当夜就被暗杀了，诗人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敌人用机枪向他扫

---

* 见《二心集》

射，在他身上穿了三个洞。

在烈士被害的那天早晨寄出的信上，最后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在这之前，当他看见自己才出生的孩子时，他哭了；据说他是很难得哭的，也不知是为了幸福，还是对孩子母亲的同情，他就是哭了。那天，他也很兴奋地告诉过丁玲同志："《光明在我们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

是的，光明确实在我们前面，可是，人们是在长长的黑夜中摸索、苦斗后才看见光明的。当我们今日在光明之中，诗人牺牲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们这些中年作家，都是在这前后生长的，和他留下的孩子是同一代人。

鲁迅先生说的："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秾；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的时代，总算过去了；鲁迅先生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实际上是记述先生对烈士永难忘却的纪念，到今日，若是被我们这代人忘却，就是背叛。

二

胡也频，福建人。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旧历四月初八）生于福州城边买鸡衕。幼名胡培基。根据烈士生

* 见鲁迅《野草》《在淡淡的血痕中》

前自己讲到的情况，丁玲同志回忆道，胡也频五岁入私塾，九岁失学，十一岁家境好转，重新入学，在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就读。一九一八年十五岁时，被送到祥慎金银首饰店当学徒。他被围在金银争辉的柜台里，却过着生命最暗淡的日子。学徒当学，可是端茶、倒水、提夜壶，被逼着"学"着吞下给奴隶的凌辱。就是有些奴才（大点的学徒），也欺侮他，常常无故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有次老板诬他偷首饰，其受辱又无告的境地，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教他向顾客说着各式各样的谎言，在这里，他认清了人世各式各样的嘴脸；他们教他学看真假洋钱、金子的成色，他也分清了人的真假、善恶。一天，这个学徒失踪了，首饰店也失去了一对很重的金钏。老板向他父母要钱，父母向铺子要人，两家都要打官司告状。

这个学徒勇敢地冒险从海上乘船漂流到上海。过了一段流浪的、近似乞儿的生活。一九二〇年春天，他进了上海浦东中学，取了个学名叫胡崇轩。后来，他在海军部任职的表叔设法把他送到膳宿免费的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学轮机。海军学校停办，他也不得不停止学习。

不久，他到了北京，想考一个公费大学没有成功，又流落在一个小公寓，常常给老板打杂、算账；为了冬天能在暖和的屋子里呆上几个钟头，他冒着寒风，从东城到西城，无偿地到地主家给地主少爷补习功课……。

后来，他还是只得挟上自己的旧夹袍上当铺，用当到的一块钱买了一张四等舱票流浪到烟台。他敞衣、跣足、遨游在海滩上。在无边的海空下，汹涌的海浪翻卷他纵横的思绪，将他十几年在漫长、坎坷的岁月里的感受凝聚、压缩成无数问号在寸心之间。在怀疑中思索，在思索中明悟，在朦胧中萌动的意念、理想象海云一样飞翔。

他终于不得不再回到北京。在这文化古都，他受到的艺术侵虏，使他也更爱古都的文化。他，逛书摊贪婪地读书，找朋友论古今天下，挥笔写诗作文，游览名胜，足迹遍及燕京。物质的贫困，没有湮没他浪漫的幻想；严酷而不幸的日子，使他对生活更坚韧执着地追求。

一九二四年，他参与编辑《民众文艺周刊》，这是《京报》一周一张的副刊。他也用胡崇轩的名字在上面发表过短篇小说。就在这年夏天，他认识了丁玲同志，以后遂在一起生活、战斗，成为亲密的战友。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短篇小说。但是，从丁玲同志一九二七年开始发表的许多名篇中，可以看到他们这段日子对生活共同的观察与认识，和对人世不平的控诉。《梦珂》中的主人公到了圆月剧社，当她象商品一样“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览”时，作者这样写道：

……本来，仅仅因了伤心，就已够她去拒绝这逼迫的要求了，可是她却应诺，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竟然这样的去委屈她自己，也等于卖身以至卖灵魂似的。

……她忍着，一直忍到走出这圆月剧社的大门，在车上，才放声——但又怕人听见的咽咽的极其伤心的痛哭起来。……

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怀着时代的苦闷，负着精神的创伤在生活。

那时候的作品，许多能留存到今日的，就在于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些青年在当时既是旧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个人主义者，既倾向社会革命，又摆脱不了自己因循而行动不力的弱点，既充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不得不在幻想的破灭中生活。对现实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苦闷相存，痛苦的挣扎与旧世的无道相衬。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胡也频的诗稿，就是诗人在那个时候，那种感情下的作品。

三

作为一位诗人，胡也频的壮烈牺牲，就是用自身的行动写了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长歌，一首象水晶似透明的灵魂之歌，一首浩然的正气之歌。在我们晚辈中，许

多有才能的朋友，迟早会把这首没有用笔墨写出的诗用笔墨移到稿笺上的。

诗人后来也写了《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这样正面讴歌工人革命的小说。但我们能看到的诗，却只有他参加革命和入党之前的作品。也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作品。那时候，丁玲同志回忆道：

> ……我精神痛苦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我的痛苦，和非常想冲破旧的狭小圈子的心情，也影响了也频。……

在这前后，“也频日夜钻进了他的诗”。在没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丁玲同志的回忆和早期的小说，也是帮助我们研究也频诗稿的重要材料。

诗人有首《欲雨的天色》，在描写天色时，这样写道：“气压低低的，倘若遇故事中的杞人，必忧天之将崩坠”之后，又写道：

> 到处是一种阴郁，
> 即在最近的屋端，
> 亦不见乌鸦与孤雁的飞翔。
> 呵，这欲雨的天色，

如小孩子的哭脸，

又如新时代的青年之苦闷。

那时那地，要求诗人也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他描写的天色，实际上是朦胧地反映了一种变革要在“青年之苦闷”中来到的心理反映。他有点嘲笑杞人忧天，但他偏偏又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纯净而热情的人，一个踏踏实实面对现实的人，不是忧天的杞人，却是忧国忧民的诗人。于是，他寓意天色变化的描写，实际上也是诗人渴求社会变革的心理。

参加革命前，他不曾坐过牢，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写的《死狱中》的死狱，就是他当时身在的现实社会——

在这死狱之中，不分春来秋去，

更不见光明之天宇，

只沉默着如沉默的棺里之僵骸，

隔绝了世上的一切。

他鄙视、憎恶——

人们永远徘徊在黄金、女人、茅厕，

——《给懋林》

他感叹——

吁，被时代忘却的小人，
应如残雪委之路隅？
我偏负这诗人的倨傲，
低吟："自然虽大，我的心更大！"
——《寒夜之哀思》

他也明白，不能向恶势力屈服，

或向权力顶礼，
是以我成为寂寞之王。

当时，权力当然为反动统治者所有，向权力顶礼，自然会背叛人民而寂寞成为"寂寞之王"，这首诗题作《孤独的赐予》是很有意思的。朦胧的觉醒，使他虽然没能参加革命，也不再相信命运了：

但我们终须痛哭，
假若追究其原因，
与其归咎于命运，
我宁可作人类之公敌，
愤恨这虚伪世界。
——《痛哭之因果》

我终弃这无望的努力了，

躺在悬崖，蔑视一切，

赞颂毁灭，谪贬上帝！

正象不可能在那时产生六十年代的中国红卫兵一样，诗人作为具体的人，那时只可能有这种思想。正象看了高喊“革命”抡棍子的人，再看棍子底下依然要革命的人，也许不太好理解，归根，也只可能引起对革命及革命者的敬意。诗中所要“谪贬”的“上帝”，实际是指旧社会统治的主体思想与现行秩序。诗人大胆地公开声称“蔑视”它的“一切”；“谪贬”它的“上帝”；“赞颂”它的“毁灭”；这是遏制不住的叛逆者的怒吼，这是狂狷的铮铮傲骨！这是诗人向旧世界的挑战！

在他开初尝试写诗的草稿笔记本里，有首《山大王》的草稿，诗中第一人称的“我”，说他是个山大王，每天要抓多少俘虏来杀，甚至用油锅炒人肝脆得发响来下酒，因为他的敌人就是这样杀他的兄弟，炒他们的心肝的。另一首草稿，说他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寻找他兄弟的尸骨，摸黑走夜路时，双脚跌陷在血肉之中。……后者，是诗人亲身经历的写实——混战中他兄弟就是死于陈济棠之手；同时，也是诗人对人吃人的社会观察后的艺术构思。在前者，他是赞扬那热烈而痛快的报复的。作为旧世界的叛逆者，这是英雄；不懂得革命而

莽撞，也是悲剧。他还写过一首《初醒》，短短十六行，颇能表达他的思想：

狂风如海盗之呐喊，
惊醒我罕有之梦——
我正与红番为伍，
挺戈刺专制之帝王。

张开眼儿，满着无限迷乱，
未能辨别这黑夜的深浅，
惟知道心血蜂拥，
在表示我的愤懑！

我疾恶儿童般的啼哭，
与默诵圣经的求恕；
我愿以灵魂之余辉，
为生命之鲜血的眩耀。

我奋力张手，
寻觅我的所失，
但除了梦痕的恍惚，
宇宙是一片虚无！

诗人向着强大的敌人是毫不妥协的，在他没有找到

党之前，也只能是无奈的。而在诗人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既是坚决勇敢，又是踏踏实实地为革命呼号奔走，最后壮烈牺牲。不少从不写诗的志士，最后还留下首气贯长虹的绝命诗给我们，可是他没有，为此，我们只能惋惜。但是，我们也庆幸，诗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手稿，帮我们看到和认识那个时代的一种青年的艺术典型，看到他们叛逆的绝叫，认识他们的苦闷和追求。

这些诗，写了五十多年了，其中的感情今日对我们并不陌生，也不难理解。但时代不同了，他在苦闷的追求，我们有时也有追求的苦闷；追求的目的不同，但苦闷常常是从中形成追求或与追求同在的。诗人没有在苦闷中堕落，这就是那时一个真实人的心声，一部有意义的抒唱。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在上海写道：

> 一切的呻吟终是卑怯！
> 我赞颂临死还奋威的勇兽。

就在同一首诗里又说——

> 适到人静夜深，灯月俱灭，
> 在黑暗的旷野，我痛哭了——
> 终因落叶的谐和，
> 又跑上墓巅，仰天狂笑！

人，常常是这么矛盾，人，跨过自身的弱点，确实

不太容易。诗人不隐讳自己内心的矛盾，它的真实，只能使它更动人可信。对前人若不求全责备，这一切都是好理解的。

在诗人的作品中，情诗在数量和艺术上，都是突出的。前面引出那些表达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的观点的诗句，许多也是摘自情诗。诗人的坦白与天真，感情的诚挚与深沉，执拗地震撼人的心灵，熠熠地闪烁艺术光辉。他的笔记本上写道："我的诗，献给最懂我的诗的那个人！"最懂他的诗的人，就是他最爱的人。这种情感，是为诗人提供写出好诗的因素之一。

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晚一辈的人，年青时以理想主义的热情投入革命时，倒反不能认识这类情诗为人们提供精神养料的作用。今天，我们经历了一场历史的曲折，看到、听到有些青年仍在遭受买卖婚姻的迫害，我才明白这样的作品在生活中是怎样不可缺少；另外，在败坏道德的黄色文化前，它确实是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艺术。我们通过诗稿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无论是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出现的，还是创造的艺术典型），爱的纯洁与坚贞，足以看到一个在刑场上顶天立地的革命者的必然的高尚道德面貌。

四

对也频的诗，进行深入研究与艺术分析，只有留待

专家们来作了。

诗人在自己抄诗的练习本后，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欲弃这歌吟，
入野人之霸道，
但仍旧操这生涯，
岂因诗神与我隆重之友谊？

有的人，为什么与诗神结下这种不解之缘呢？在诗人开始练习写诗作的札记、草稿本上，就题上《心音》两个大字，下面又写上“崇轩所吐”四个小字，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了诗人所以为诗人，这些诗所以成为诗的道理了。这是个既深刻又通俗的道理，重温和重新用这些作品再次说明它都是必要的。因为无病呻吟和说谎话的“诗”，今天仍在败坏新诗的名声，医治它的药方，也就是要那些作者倾“吐”自己的“心音”。谎言，是永远不能成为诗的。当诗人对旧社会的不满日益强烈而明确，有推翻它的愿望而还没有找到革命组织时，也曾试图把这些想法写成诗，但因为不熟悉自己要描写的对象，构成具体生动的形象，诗人也就不愿再把它改写出来。我们前面说到的《山大王》，就在此例。

所以，这部诗稿，该称为一个真实人的真实心声。

若说在内容上，是诗人叛逆的心声；那么，在形式上，这思想也使它作了过去一切诗的形式的叛逆。

今天，新诗的形式问题虽然还在争论，但是大家在创作实践上，总有了五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可借鉴，人们也在有所遵循、有所发展地不断实践并接受读者的检验。在世界飞速的发展中，聪明、有见识的读者，必然具有多样、丰富的艺术趣味，诗人也应该为读者的多样的选择提供多样的作品。但是，毕竟是五十年了，语言在这五十年间都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当我们今日捧读当年的新诗时，感到文字有点半文半白，还有许多今日不再用的字、词，与现在的口语也有了更大的距离，现在的诗，与最初出现的白话自由诗虽然同样是“自由”体，半个世纪的变化发展，使它们在形式上既同样又不一样了。突然读到，一下还难以习惯。但是，既是革命，就得打倒封建老八股，冲破旧文学在思想和形式上的禁锢而取得形式上的“自由”，离开这些具体情况单论形式，难免就有五花八门的议论。

当现在有人在指责当代的一些诗作，因为形式上的自由或者不是韵文就认为是“散文化”，见用口语就嗤之为“大白话”时，我们要认识到先辈在新诗上的开拓作用，这对今日新诗的发展与对成果的巩固都是必要的。许多洋溢着诗情画意之作，把它单句拆开来嗤之为“大白话”，若非别有用心，就是太不公平。其实“大白话”又有什么可耻？“五四”时期为争“大白话”站出来的勇猛的斗士，每一位在我们心中都是一座纪念碑啊！

这些特点，表现在诗人的诗上，正是时代的烙印。对研究我国新诗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益的。

可惜的是，诗人生前写下的二百多首诗，现在找到的只有这九十九首，诗人牺牲后，丁玲同志把诗人的手稿藏在李达先生的夫人王会悟家。一九三三年，丁玲同志被捕后，雪峰、适夷又把它取来藏在雪峰同志的一个熟人——谢澹如家。解放后，这位党的同情者，才把这些手稿交回丁玲同志。一九六二年，历史博物馆从唐弢同志那里得知这一线索，向丁玲同志询其下落时，就由丁玲同志全部捐献给国家了。在上海，和祖林谈到他父亲的遗稿后，我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多次，也没结果，我几乎失去找它的信心了。今年五月，因为门口翻修道路，平日住一个楼而没往来的邻居，为各户所在单位应摊付的款项，在协商订出办法时，我才知道二楼的邻居万岗同志就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天见面谈起也频的诗稿问题，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份东西恰恰就在他所负责的部门保管。第二天他带我去看原件，当我们从保险柜里取出木盒，又从木盒里取出硬壳的锦盒，再打开锦盒，里面防腐防虫的材料，就象文物发出无价的光芒一样，扑来异样的香气。这五个锦盒，每盒都装着一个小小的西式练习本。半个世纪了，它象它的主人一样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上面用蓝墨水写下秀秀气气的钢笔字，就象年上半百的人的两鬓霜雪一样泛白了，有的字已经看不清。我捧着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珍贵的历史

文物，任何个人也无权占有它，我却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读到它。半年后，感谢历史博物馆的同志，终于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这五个笔记本，有本题作《心音》的草稿本子，有本基本上是编入到《愿望》的诗，有的是报纸上的剪报，也夹有草稿。另三本就是抄得整整齐齐，甚至标出了印刷的字体字号，看来是准备付排的。这三本编好的诗集，分别题作《愿望》、《磨炼》、《第四诗集》。后一本叫《第四诗集》，按数字排列，由此推算，当中起码缺了一本。也许还有更多几本，才能抄下那百多首诗。那些又散落在哪里呢？目前谁也无法回答。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胡也频诗稿》，就是从这三个练习本的复印件抄辑起来的。当中除了在报纸上发表过的，剪报上都置有写作日期外，其余全没写明写作日期。剪报全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这两年的创作。剪报上的诗，也是从这三本诗集中抽抄出去发的。由此推测，这三本诗，大概基本上是这两年的创作。

在上海，祖林给我看过一本他父亲自费印刷的《胡也频诗稿》。其中集印的二十二首诗，经查对，全是从这三本手稿中抽选出来的。诗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发排，第二年一月出版的。这也能为我们估计那些没署明写作时间的作品提供一个推测其日期的材料。

这本诗，是用以后给自己带来一笔不小债务的“红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每册售价大洋三角，发行了一

千五百册。选的诗，全是情诗。由于经济上的困难，选出的其它的诗，再也无法出版。今天，我们总算完成烈士生前这一愿望了，虽然，我是不信有天堂地狱的，我还是愿用它告慰烈士的英灵！

周良沛

1979年12月4日于北京

愿　望

颠沛的人类

思慕平庸的幸福，
已深尝命运之苦味，
于是而心伤，
脸儿渐如秋色。

明知是苦恼的诱惑，
仍贪图欢乐的侥幸，
遂把无意思的莺啼，
认为悲哀的同调。

从骷髅的预示，黄叶落地的证明，
吁，不堪药救的人儿，
尚恋留着苟且，
以为幽梦是信女，定来践约！

为忠实于企求，
不惜以眼泪作信仰，
辗转在深夜里，
心儿听失望之哀戚。

甚望希望重来，
忘了青春的可爱，
以含愁的眼光，
看宇宙色变，秋夏转移。

不死的岁月，
遂以疾病渲染生命；
衰老之魔也得意地窃笑：
“随你厌恶，咒诅，终须我来！”

使苦恼得到机隙，
馋食了灵魂的养料：
呵，此乃自甘萎靡于空梦，
将哀怨去嗟叹东风，应觉羞怯！

但人儿善原谅自己；
能把那苦痛
疲乏与吁息，
去判决“上帝”乃罪人。

我不愿为自己憔悴，
却难免痛哭于邱墓之旁，
看“浮云流水”“沧海桑田”，
谐和白杨的萧瑟。

我的生命是随处飞跃而浪费，
有时因太疲乏，觉得可惜了，
便游于深谷，吻芝草之香，
细辨野花的颜色。

但失恋的孤雁长啼在夜里，
或猫儿因贪欢而追逐，
震动人们一样的笑声，
我的灵魂复沉郁了。

呵，不可救药的我之心灵，
（是何等垂危了呵！）
偏作不量力的勇敢，
解剖大自然的秘密。

一九二六年十月

别 曼 伽

我站在船头，
凝望荡漾的湘水，
任“大地垂沉”，“人声鼎沸”，
惟你的影儿在眼前隐现。

呵，幸福之梦成了这一片秋色，
我苦忆沪滨的草圃，
当蔷薇吐着芳香的时候，
该和你随星光而俱灭。

如今是躭忧船身的窄小，
将禁不起我离愁的重载，
过去的甜蜜、懊恼，
与无穷的希望之徬徨。

我低声说：“我爱呀！”
眼睛因此潮湿了，
胸部因此热烈了，
但不闻你的回答。

听浅堵上的芦苇低吟，
疑是你潜来的脚步；
我狂欢着深深的吻痕，
可添一个在你唇边。

柳儿带着嘲弄在堤边飘舞，
（是多么欺人的放肆呵！）
因那失望如巨兽奔来，
霸占我无限的空虚。

你秀媚的眼光灿烂在黑暗里，
并艳冶我既碎的心花；
你那温柔的微笑，
使无意的眼波，今也“何堪回首”了！

啊，强暴的岁月，
悄悄地抢去宇宙的宝藏，
我俩仅有的青春之美，
留下一切狼藉之痕。

我能如狂狮怒吼，野鸟长鸣，
却无力细诉缠绵的哀怨。
呵，“永远”是白云的飘忽，
我但能静等生命的流。

可怖的灰色已在前途酝酿，
隐着高邱坟墓的安排；
远了，美丽的人儿之裙裾，
与浮在水上的残叶！

一九二六年十月于常德

洞庭湖上

激烈的愤怒之长风，
横扫这苍茫的湖面，
五百里的水波澎湃着，
徬徨了安静的渔舟。

濛濛的灰色之雾，
将水天染成一色，
一切的固有变样了，
弥漫着拘挛与颤栗。

无数的浪花和雨珠飞舞，
如盲众的狂热之暴动，
逞其得意的欢乐，
向无抵抗的空间痛击。

隐隐的低弱之音，
在暴风雨里流荡：
似渔父求援的呼喊，
似孤雁失恋的哀鸣。

愿　　望

我凝睇着窗外的柳枝，
我爱，是望你来临这夜里，
假若你这时已脱去了睡衣，
你就裸体的来到我枕畔。

你务必莫因穿衣而迟延：
因为蔷薇花已经熟睡，
你可以闪开你的媚眼，
无须替它们的羞怯担忧。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
星光亦无能偷看你的素脚，
你不妨大胆地越过竹林，
那径上的软草将隐秘你的脚音。

倘若露水打湿了你身体，
你休要躲避而缓步，
且如新浴般站在我眼底，
我会把温柔的头发去揩干。

我现在已展开了我的梦，
朝霞般平铺在你脚下，
让你静悄悄地走入梦里，
迎接我的香吻用你的浅笑。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夜于天津

忆梦苇*

轰轰的爆杖响彻在空间，
给我无限乡思的哀戚；
想起你是无家可归的人——
“来，梦苇！让我们共度这除夕。”

你沉默在黯淡的灯影里；
我狂笑复痛唱无节拍之歌！
且在一片枯荷花上，写了——
“梦苇！小苹祝你新年康健！”

你将荷瓣挂在梅花枝上，
多情的泪光隐在你的微笑里：
呵，仅这一点点的真挚友情，
如暴阳里的残雪，已难寻其踪影！

我能细熟落叶翻飞，海水呜咽，
却不堪一念你的命运。

---

* 刘梦苇，诗人。在北京与胡也频同住一个公寓。

你现在是长眠在地下了，

我呢，将温柔的眼泪慰藉于空虚！

一九二六年十月，同懋琳看你坟墓回来之夜。

站在岩石上的女郎

站在岩石上的女郎，我爱你！
在飘散着柔美细发的颊上，
你那处女之美的微笑——
呵，这微笑，象能醉人的春之嘘气。

清风从你的颈边吹来，
将芬芳的诗意流荡到我心里：
我的诗全是灰色的忧郁之丝所织成，
因为你，才有这样的花纹与温柔。

宇宙间除我无更小之物，
但此时，万物都觉渺茫了；
只有我深吻着你的脚趾，是真的，
你也因我的歌颂将存在于永久！

呵，可爱的女郎！
柳条飞舞是不离那堰边，
浪花若非为拥抱岩石绝不会跳跃，
你知道我的心是深沉在何处？

“处女的微笑会灿烂一切花枝，
并能焕发爱之种子；”
我如今也沉醉在你的脚下，
虽然还不曾闪耀你的媚眼。

一九二六年四月于北京

苦　　恼

“人间筑满茅厕，
粪蛆将占领了这世界，
你，倨傲之诗人，
远去，唯海水能与心琴谐和！”

痛哭这哀声，
我的心战栗如风前“铁马”。
生的足音既如熄灭之灯，
我亦无须乎上帝！

奴隶向主子磕头作揖，
清风唱淫靡婉娈之歌，
我的烦恼，遂蜂样飞来。

击碎泥团捏成之鼓，不闻鼓声，
我的哀戚，如一堆残雪，委之路隅。
春色染绿了黄瓦红墙之古城时，
我尚踯躅徘徊于沙滩。

吁，那檐际雨点下掷如一群死燕，
我明瞭生命之神秘，
泪眼睨天，雨来天半！

我愿乘大雕之翼离去人间，
不再见世人用笑与哭为面部装饰。
我欲银河洗脚，月边吸烟。

皮　靴

因我喜欢你，赭色的皮靴，
遂离你安静的精美的玻璃盒儿，
同我疲惫不堪的脚儿，
饱尝那沙砾、污泥、和狗粪的侮辱。

你叹息在寂寥的深夜里，
（或凄楚地低吟在沙滩上，）
我如听空山里面的落花，
感着秋天的萧瑟。

你的美丽慢慢地变样了，
使我不敢一瞥镜里的影儿，
只象哀怨的怜春的少女，
有难言的心事锁在眉头。

我不愿你的伤痕密布，
曾将你休息于洞庭湖畔：
终躭忧那强暴的狂风苦雨，
又携你随我飘泊。

当我从噩梦醒来，
亲切的，（除了脸上的泪儿！）
惟有你寂寞地依贴在床下，
似同感着同一命运而不胜怆悲！

吁！不可救药的我们的关系，
象尖尖的柳叶和柔软的柳枝：
在叶儿飘落到地上而残灭时，
枝儿也在那凛冽的寒风里枯死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舱　中

躺于沉闷的舱中，
如垂死之病人，
无力作春天的梦，
只弯着腰儿，让麻木去战胜痛苦。

野蛮的北风，从水面奔来，
如水泊之流匪，劫舱板远去；
那朦胧的天色——灰黑的，
遂染上我久郁的心头之惆怅。

破碎的一切梦想，
变成亿万的无脚小蛆，
猖獗在脑海里，
惊动那潜步欲来的睡神。

呵，听着湖水的呜咽，
舟子的歌唱，旅客的鼾声，
我举眼寻觅，

苍茫而孤凄的仍是我！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于沅江

悲

以我瘦削的脚儿，
越这人间的沙漠，
呵，蜗牛在墙上努力，
我何敢笑其迟笨。

我有清澈的耳朵，
但只能听城市的闹声，
女人咒诅，骡子喘息，
消磨我官能之机敏。

我的所爱，既如在墓旁的灰尘，
却随着凛冽的夜风弥漫到空间，
飘泊到我的眼底，
阻塞我飞跃的心之去路。

我想逃避这龌龊的活尸之围，
遁入仙山，以碧草为褥，海风催眠：
呵，企望着洁白的少女之臂儿，
终须满足于无底之空梦！

那迷人的桃花色的希望，
诱惑我无知地走近墓侧，
看朝暾里面翔舞的游鸦，
如痛哭我的生命之停顿！

吁！当我潜步来到园里
严风已密布着荒凉，
我无处寻觅蔷薇的花片，
更何堪向其枯枝，证我命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岳州

公主墓前

薄弱的不暖的阳光，
斜照于枯枝杈椏之间，
将寥寥寂寂的影儿，
拥护了孤伶的公主之墓。

野鸟乘御着凄凉的晚风飞来，
悲鸣于白云光影里，
沉默的衰草乃颤栗如寒疟，
似表现其已目睹死神抓世人之背。

尊贵的建筑，今已颓败于自然脚下，
只余剩红墙的惨戚，碧瓦的黯淡，
与冷落荒凉的石人、石马，
任风雨消磨，游客哀怜。

临这人绝踪迹的旷野，
我低首徘徊于墓前：
眼泪落于脚底的黄叶，
如失恋情人凭吊其所欢。

呵，一个渺茫世纪的过去，
留下了装饰时代的碎片：
无数异样的生之痕迹，
来点缀这宇宙的空虚！

我，倨傲之人，囚伟大的上帝于脚下，
却无能漠视那顷刻之毁灭——
如处女般蔷薇的芳香，
和蔷薇般处女之美丽。

“骄贵的公主，笑吧，你从安静中得到永生了！”
但我不曾作如斯的羡慕。
只默想着将来的墓侧，
有一个哀怨的公主前来洒泪。

噫！冬夜之风，适去地上的残叶，
艳冶的春阳，所有的积雪全为溶化：
永无聪明的慈悯的天使，
来此人间，收拾去这灰色的生之狼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廿三日于北京

惆　怅

羞怯的阳光隐没了，
灰色的云从天际弥漫空间，
鸟儿全绕树彷徨，
似互相窃议这宇宙之灰暗。

铁马在屋檐跳跃，
琴声在巷里流荡，
久别的寂寞，如蜂样飞来，
增我独处这宽敞空屋之忧郁。

在沉寂的冷窗之前，
倾听着风雨纤小的脚步声，
呵，我的心灵因穷拙而疲乏了，
终不能知寂寞与我友谊何在？

清风从瓦端窜进帷幔，
将小小雨珠飘落到我臂上，
我仰望天空，追寻其去处，
心头的风雨，已过一峰！

一九二六年五月于上海

悲　愤

诗人尽寻梦于黑暗之醉乡，
留下庞大之宇宙，
任蛇狗交欢，蚱蜢跳舞。

我忍受不了这一切，
遂屹立山巅，
攘臂呼喊。

因风雨自心头袭来，
我泪儿下垂，如春夜之落花，
未为泥埋，但让阳光干去。

当我走过红袖与马褂的活尸之群，
把帽儿低到鼻尖了，
强以羞惭隐没我之鄙视。

呵，欲惊醒有不愿长睡的人，
将感情托予那春雷，
仍无从压沉活尸之鼾声！

我终弃这无希望的努力了，
躺在悬崖，蔑视一切，
赞颂毁灭，谪贬上帝！

一九二六年七月于常德

死 狱 中

在死狱之中，不知春去秋来，
更不见光明之天宇，
只沉默着如沉默的棺里之僵骸，
隔绝了世上的一切。

除了眼泪的隐约，
惟有瓦缝的一线阳光，
怯怯地来到冷墙角底，
探望那瘪瘦的数双污脚。

彼时的严寒忽成温暖，
我心亦弥漫春光之明媚：
得她多情的微笑，
在我的眉峰，欢乐便吞没了忧郁。

我以心头之热，
如急流之泉水般泛滥到口边，
遣唇儿为使女，
轻轻地散布在她的润泽之脸颊。

她眼睛含羞如柔和之夕阳，
腮边染了上帝给玫瑰花的私产，
哦，我欲尽诗人之灵感，
低唱赞美的歌儿。

“可爱的女郎，你洁白之臂儿，
乃青年的灵魂游泳之碧海！
当山巅之积雪溶去时，愿我身化作春风，
深吻你冰肌上寒冬之腻垢！”

一九二六年七月于上海永贵里

寄 曼 伽

你远在湘云深处，
除了梦，我无能去依傍，
只在寂寥的夜半，
我睡醒了，细想你脸色之喜怒。

当远寺的钟声，（或是更鼓！）
敲破了如醉之幻境，
我看清了昏灯未灭，
眼泪遂奔跃了，应和那秋虫的悲咽。

我失眠于长夜，
听颤栗的雁声之悲哀，
恨无更多的泪，
痛哭这孤独，并为我思念之纪念。

呵，永逝之时光，
飘去你黑色之裙裾，
留下宇宙之灰色，
作我生活之衬衣。

曾因这惆怅，
我假定春光已来
流丽满山谷，
在丁香花丛里，浮荡着你之笑意。

但凄凉之秋雨，
又如是恼人，
送来无限落叶的消息，
证明我的愿望之破灭！

我的璨璨之欢乐，
既如落花，被秋风吹散；
吁，何时得艳冶的春神，
将我的哀怨变成蔷薇，饰你素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于北京

温　　柔

你坐在荷花池畔的草地上，
将清脆的歌声流荡到花香里，
并诱惑我安静的心儿，
象缥渺的白云引着月亮。

你倦了，以明媚的眼光睨我，
又斜过你含笑的脸儿，
如春阳里雪捏的美人，
软软地须要持撑。

我偷望远处的飘忽袖影，
灿烂在树上的艳冶阳光，……
你的发儿已散漫到我的胸前了，
并语我：那鸭群戏水是无意思。

哦，当你单独地走过绿荫，
那流泉岩畔的芷草，路旁的玫瑰，
与藕香亭下的百合，都羞怯了，
我不能唱首歌儿描你的美丽。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京

离　情

一切安静，因长波滚滚而扰乱了，
但我的心，仍孤寂如泥中之柳絮，
无能随飘泊的白云，
飞过君山，深吻沅江之水。

静听那闲人的笙箫之音，
频添了几许哀怨，
无意思地陡然仰首，
那远处的斜坡，竟不是我的归路。

看隐约的孤雁之影，
蹁跹于星光底下，
虽不知是否失群，
但其哀鸣，已响彻我心之深处。

如此旅路之寂寞，我独倚于舷上，
呆望那夜色、
芦苇、柳树与月影，
我忘记了疲倦。

一九二六年十月长江

寒夜的哀思

迷濛的淡白之月影，
邀着凛冽之夜气，
联步而来，潜进了窗子，
躲在我静寂的孤枕之畔。

如此严冬之夜的寒冰，
熨贴我憔悴之颊，
但不停止我脉管里的跳动，
与热烈的泪之泛滥跃涌。

我的所爱，如逃命之乌鸦，
全向那月亮所落处飞去，
永绝了，留下那徬徨的影子，
又来往在我心上。

我深望蛇蛟与虎豹结合，
占据这残破之人间，
它踏碎诗人之傲骨，少女之酥胸，
不能免除同类者被侮辱它嘻笑！

我曾凝睇泉水之长泻，
痛哭世纪之衰败，摸抚其皱纹，
但尽我之聪敏，
终难了解人类“微笑”“啜泣”之意义。

说是同情，在眼前伸来的是手？
吁，魔鬼的殷勤，平常人的惯技，
随着我真挚的忠实潜来，
破坏我的一切美梦。

太滑稽了，猴子唱的小调——
是人们口头的友爱！
（如腊月里霉雨之缠绵，
搔扰了一切安静。）

我驰思海岛之清闲，
却拖着残旧的革履，
踉跄在繁华之城市，
黑发长染于百丈之灰尘。

逃避这无底的悲哀，
（正象瘦骡负着重载！）
努力我疲乏之脚步，
愈欲轻快，愈是迟慢。

在荆树之旁，我终于萎顿了，
如饿狼之垂毙，
惟灼闪绝望，如垂灭灯光之眼睛。
充满了愤怒与羞惭。

吁，被时代忘却的小人儿，
应如残雪萎之路隅？
我偏负这诗人的倨傲，
低吟："自然虽大，我的心灵更大！"

痛哭这颠沛，与其作虔诚的祈祷，
我宁肯将希望埋葬在唇旁，
狂歌我心深处的哀戚，
屹立江头，与缓流合奏低调！

当我徘徊在公主墓前，
凭吊那瘦残的满地黄叶，
决心于苦恼之解脱，
但因孤雁之哀鸣，又留恋那瞬刻！

呵，生与死的冲突，
白云般流泊在我心上，
无开始亦无终期，
只使我伤心这淡白月影之寒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于北京

假使有个上帝

假使有个上帝，
以其慈悲之心怜悯世人之惨痛，
我亦不愿得其同情之眼泪，
因我无能离开我之苦恼。

吟哦于将夜之海岸，
不是追怀落日，亦非赞叹星光，
乃我之年华如天色俱暮了，
竭余剩之疲乏，作死之羡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北京

给 懋 琳

“飘泊的不死的岁月，
扫尽宇宙间所有的美丽，
留下了败墓、渠沟与碧血给诗人！”
是以我们如骡子负了重载。

我已疲乏了，在沙漠的一隅，
抚脚踵而深深叹息——
“何不随浪花翔飞到云端？”
惜夫！我的心尚未绝一丝依恋。

你呢，玩味着悲哀，我的好友！
也痛哭在凄清的深夜里，
做着平常人应有之梦，
终难得一丑笨女人来证实生活之意义。

“将白兰地麻死去灵魂吧！”
消瘦的你，斜睇时使我心碎。
吁！人们永远徘徊在黄金、女人、茅厕；
我们啊，看着镜里的影儿慢慢地憔悴。

一九二六年十月廿六夜

旷　野

我寻找未僵硬之尸骸迷了归路，
踯躅于黑夜荒漠之旷野。
凛凛的阴风飏动这大原的沉寂，
有如全宇宙在战栗、叹息。

飘荡的黯惨之燐光，
徘徊于墟墓边旁，
隐现出衣冠悖时之老鬼，
推开墓门，露出土色脸颊且作微笑。

我疾步向前，却误撞了枯树，
跌倒于沙砾作底之坑谷；
抚摸我身周围，
触着了冰冷的死人之胸脯。

为躲避这骷髅，我匍伏而进，
黑暗张大了嘴唇，吞噬我的清明：
呵，盼微明星光引我前行，
乃代以林间风声的嘲弄！

一九二六年夏

北海的月夜

银光冲破云幕笼罩大地，
红墙、黄瓦、绿荫都染上灰白。
稠密之树叶，如安静之帐幔，
拥护着甜蜜熟睡的草儿。

朦胧的云影，
点缀这幽穆之公园，
我疑为梦境。

枝头的鸟语，
与远寺闲散的钟声，
如飘渺之音乐，似亦赞叹这寂寥。

在空间，虽有轻风往来，
但海水依样清澈，
深藏着无限神秘之微芒，
呵，令人神驰的北海之月夜！

一九二六年四月于北京

痛哭之因果

我们抱头痛哭，
竭了眼泪之来源；
在这恍惚之片刻，
有如经历了无数世纪。

你因晕绝而颠扑，
如维那斯塑像之倾败，
僵卧我麻木之脚旁，
奈我无力去持撑。

是因这颓丧之手臂，
无能再作狂热之拥抱，
仅以我潮湿之眼角，
微睨你如雨后梨花之面庞。

我无语，
你缄默，
呵，如是伤心之后的疲乏，
是心灵萎靡之明证。

我曾发誓：
任花好月明，
及秋风横扫落叶，
或魑魅即是人心，
我们只为温爱而歌唱。

“忽忧，忽虑，
不管天上人间，
且看我们频频欲动之眉梢，
我的眼睛并为你而明媚！”
这是你给我的生命之节奏。

但我们终须痛哭，
假使追究其原因，
与其归咎于命运，
我宁作人类之公敌，
愤恨这虚伪世界！

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京

爱神的降临

鸟语清脆，阳光明媚，
蔷薇花开遍幽谷，
和风送来紫丁香之气味：
我无须如是浓郁的春之感觉。

亦不必洁白之裙裾，
与黄金色之头发，
飘忽于波纹漾漾的湖边，
散漫美之诱惑。

看见Michelagnolo之“虔诚”，*
爱神便降临了，
且在我心之深处，
开始其抚摩。

为纪念这幸福，
我缄默而赞颂，

* Michelagnolo——米开朗基罗

更把那笔尖儿，
细描这感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于北京

魔　鬼

无须火山崩裂，大地沉坠，
我的心已怔忡如小鹿，——
迷路于黑暗之旷野里的小鹿，
当我发现你来了的时候。

你，奇殊之种类，我的仇人，
无颜色能描写你的脸相之凶暴：
你的鼻如奇峰，口如血盆，
无数小儿脑壳，是你的颔下之项圈。

你的眼睛，烈火般的眼睛，
曾烧死无数灵魂与生命；
那些被你走过的街衢，
全留着弱小者之血迹。

你的脚踪，缥缈如梦，
但有无数含恨的魂魄跟随着，
你也乐得他们做从者，
显示你的暴虐之威力。

吁，可恶的怪物，
竟然也以你悠悠的狞笑，
来破灭我的梦之美丽，
在每个万籁寂寥的夜深！

见你来时，烦恼遂如蚂蚁之排阵，
集聚在我创疤未合的心上：
似增加我的抵抗之气力，
又似乎因你的獠牙而觳觫。

“去吧，再进一步便是你的坟墓！”
我怒目地向你警告：
这声音如空山暴雨之清澈，
曾战栗了天上的金星与庭前的古柏。

但你只微动了挠起之须，耸着肩膀，
现出你的雄勃与伟大，
且带着轻蔑的意思：
“你说的，只是小孩的呓语！”

于是你张开铁臂，闪耀火眼，
跳着那噬人之舞，
吼着狂欢的胜利之歌，
从迷濛的灯影里倏然消逝……

呵！到世纪的尽头，
啮尽了有灵魂的人类，
不死的魔鬼，你残忍之心，
总惆怅地想念着美女与诗人！

一九二六年末日于北京

惘　然

在纤纤的毛样细雨里，
全不能感觉到光阴的飘忽，
只凝睇着远山上迷濛的灰雾，
任江水缓缓地推着轻舟。

从芦苇的深处，
飞起悲鸣的孤雁，
掠过我的眼前，
给我一个回忆的犹豫。

记得是微波荡漾着朝暾，
又仿佛是静悄悄的星夜：
呵，可爱的温柔之美丽，
惟能在寻思里飘忽、游泳。

我的短发，能与雨丝缠绕，冷风嬉戏.
但无能系住这遨游的旅客之心，……
呵，明显地落在我脸上的，
不知是雨珠，是眼泪。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于新堤

誓

尽我手足之本能的力，
舞踏于粉脸、灯光与花影之间，
并唱那淫靡的婉娈之歌，
如屈辱的妓女对逛客酬酢。

适到人静夜深，灯月俱灭，
在黑暗的旷野，我痛哭了——
终因落叶的谐和，
又跑上墓巅，仰天狂笑！

我匍匐而前，手足痉挛，
如此的沉沦在人间深处，
却留恋着已被毁灭的梦，
看春去秋来，以血继泪！

呵，既温柔地探手到黑夜，
得来的，全是死尸、粪蛆，
当无用热烈的虔诚的心，
去希冀我的眼光之明透。

“愿蛇蝎之毒洒遍蔷薇，
让无赖之徒去满足其欢乐。
倒毙在我得意之眼底！”
但我已用力捏死了这愤怒。

一切的呻吟终是卑怯！
我赞颂临死还奋威的勇兽。
永远屈辱在粉脸、灯光、花影，……
吁，这沉重的悲哀，我将放浪而决绝！

一九二六年五月于上海

沅江夜渡

不绝地缓流的江水，
从远处与清风联步徐来，
衬这寂寞的夜渡的扁舟，
越过两岸的重重树影。

寥落的星光，闪于天角，
与灯光隐约地掩映在波中，
遂惹起鱼儿的误会，
得意地结队而来，张着小嘴。

在芦荻的深处，
飘泊着小小的几点白色，
模糊于迷濛的夜色里，
认不清是布帆，是雁影。

明显的，惟有悠扬的舟子之歌，
谐和着橹声，水声，
点缀这静寂之夜，
并绵绵地缠绕在我耳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

秋　色

悲哀的颜色，
笼罩着瘦削的树枝，
如既往失意之梦影，
流荡在我心头，隐隐约约。

低低叹息在生之疲乏中，
我凝睇于无数芦苇之颠沛；
呵，回忆旧情，
我的眼泪，如残叶上之堕露。

凄凉的寂寞的秋风，
恍惚地浮漾着我的青春之美：
这回忆之迷茫的力，
毁灭了我所有之微笑。

我的悲哀，如江边的乌云，
随旋风卷入漠漠之斜辉，
染上脱叶的树枝，
现出黯淡的秋之颜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于鹿角

生活的麻木

不必因痛饮而沉醉，
我的感觉已如泥中之残叶，
当这艳冶的春阳，
亦不觉空间的暖意。

在冥冥的长夜，
偶听孤雁的哀鸣，
（这声音曾颤栗了幽梦，）
但我的心扉，仍严闭如墓门。

终日是饱食而呆坐，
痴笨的眼光望着白壁，
和以单纯的低弱之鼾声，
偷度了时光之飘逝！

呵，永远是疲乏、迟钝，
蛰居这空漠之小室，
如昏瞀垂死之病人，
任风悲月朗，宇宙色变！

一九二七年三月于北京

无消息的梦

吹灭了灯儿，
希望墨样之夜色，
从窗外荡来，
给我梦之消息。

“我爱…………”
唉，我回忆了：
在秋阳里，以我含泪的眼波，
呆望你临风飘去之短发。

是这往时之憧憬，
我疑是梦已来临，
急张开无力的臂膀，
黑暗与空虚，遂填满了怀抱。

“将我吻过之蔷薇，
佩你洁白之胸上！”
啊，我想慕这美梦，
但一夜是凄风苦雨，落叶萧瑟！

一九二六年十月于北京

生之不幸

二十年前，
（我永远诅咒那瞬刻！）
满足了上帝的一点意思，
铸成了我的今日之飘泊。

既做了此种的动物，
又何独见异于同类？
未能向明月微笑，
或游泳于湖滨，追逐美女之素脚。

只有这弱小的心，
深印宇宙的灰色，
战栗于无底之黑夜，
使神魂飘荡于噩梦。

呵，重驮着如是悲苦之命运，
我已超乎骆驼之坚忍；
但一切之纷扰，
犹如时光，给我无穷之憔悴。

厌恶这人世，
我耽醉于虚无之仙境：
假眠在琼岛，伴静穆之树林，
听白鹤与泉流谐和……

终因这伟大的天地，
被污浊的弥漫之人瘴，
染成了悲哀的颜色，
显现着我的前路之茫茫。

吁，仅有的慰藉之幻想，
又变了残叶，
带着死之启示，
永绝我的生命之春意。

是我以踯躅于苍野了，
叹息于颓败之墓侧：
我流泪给棺里的骷髅，
望其分担我的疲乏之重载！

一九二七年四月于北京

海　船　上

无数黑毛的粗腿，
带来了初干的泞泥，
弃掉于舢板之上，
给往往来来的旅客去踯躅。

满着胡须的黑脸，
不绝地在阳光里摆动，
并在黄牙齿的唇边，
哼着歌儿，应和别种之扰乱。

我痴立在这之围，
凝望着无涯的天际：
深盼着海风奔来，
扫尽这里的污浊。

但只有妇人与孩子的呻吟，
老头子的咳嗽，
（如夏天之暴雨！）
盘踞着空间，……

落 花 梦

越过浅浅的竹篱，
我悄然来这园里，
潜步到丁香树下，
探访与我认识的青春。

在萧索的小径，
留着落英的余剩，
我茫然仰首，
四顾茫茫，惟有残叶在墙底叹息。

呵，死寂的秋之颓败，
既作了宇宙之披衫，
遂无艳冶的颜色，
伴我的希望，度过黑夜。

只有脚下狼藉的衰草，
带着凄楚之呻吟，
与孤独的不幸之命运，
展布在我的眼底。

无限空虚，满足了永逝之美的追索，
固无须寻觅凋零的花片，
深印我长鸣之哀戚，
随飘泊之雁羽，长染暮霭。

仅将我失路之心，
投入这绝迹的荒林，
让其同夜色流浪，
静听墓中的哀音。

清晨之疲惫

揉开睡眼，黑夜已逃遁了，
阳光又开始其阔步，
从天边来到窗边，
终止牵牛花之贪睡。

木架之上，茑萝，
瑟瑟的动着叶儿，
似嫉忌浅草会弯腰，
麻雀会歌唱。

隐约的琵琶之声，
起自邻家之深院，
宛如那窈窕的女郎，
弹她心中之欢曲 。

欣幸这大自然之神妙，
我亦欲吟一诗句，
鼓励了心思，
但无力赞美这清晨！

一九二七年六月于北京

磨　炼

自　白

凡人以“爱的忠仆”
为少女之贡礼，
我只现唇边的微笑，
胜似甜蜜的言语。

呵，可爱的女神，
轻声你的脚步；
更不要任发儿乱飘，
使我心失去平静。

此去若临海，
我愿你裸体而浴，
令白鸥惊诧，月光羞赧，
碧波将变成爱情之潮。

你倦了，或故意陶醉，
把身体下沉，举手向天呼喊，
则我必奋勇如古代之骑士，
抱你纤腰，低唱生命之舞曲。

倘若浪花欲拥你远去，
要求为海上女王，
群鸟可为我作证：
我是你永世尽忠的侍臣。

呵，慢点，你勾引我心之天使，
让我们暂停片刻，
我想向落霞的天边，
告诉你：那是我们爱情的别墅。

劫

苦恼若樵夫，
砍尽我青春之树，
生命遂成荒野，
旋风才飞沙长住。

损失了枝桠，
纵使春光明媚，
亦难结成绿荫，
让爱情如燕子，结伴去乘凉。

呵，惨遭这巨变，
倘我心从空梦里游倦归来，
眼见这无尽的灾害，
我如何去安慰其悲哀！

我欲如啼鹃般哭泣，
哀怜这生命之焰将熄，
但恨生成了野人的意志，
为疾苦呻吟，終觉羞怯！

爱情与苦恼

上帝要热闹，
将我们去点缀，
在一个舞台上，
我们便常常遇见了。

你放纵着傲慢，
我捏死了懦怯，
冲突遂横在我们中间，
却成为彼此之关系。

曾因你痛哭，
曾因你欢笑，
我们是演戏给别人，
不是寻求自己的满足。

每至音乐的高潮来到，
我们的典礼告终了，
你解开面纱，我解开飘舞之裳，
作我们疲乏之叹息。

春　神

无须碧空如洗，明月正圆，
柳影追逐花香，
春神已自美丽诗句之中，
显现在我眼前。

以红粉的羽衣遮掩身体，
流露体态的轻盈，
与眼光的柔媚：
哦，人间无如是可爱女郎！

骚客见而惆怅的，
是清风吹散她的金发，
披于丰满洁白之肩上，
宛如波光诱惑霞影。

当她微侧着脸儿，
作倦了的默示，
诗人须损弃尊严，
愿为她忠心的奴隶。

我欲保守骄傲，
但终于柔软，
并以心思去替代颜色，
描写她无语之神韵。

呵，宇宙是烦恼之欲所造成，
我将凭温爱而歌唱；
即有时落下眼泪，
愿因春神，亦成为生命的旨酒！

我喜欢裸体

我喜欢裸体，
作舞女之倦态，
躺于深谷，以碧草为褥，
听山泉与天风唱和。

你，我爱的诗人，
从松荫深处，
采了曲径边旁的红粉芍药，
来判别我的颜色之美丽。

你的痴望之眼光，
证明了我的胜利，
但我不因得意而微笑，
是恐怕你的狂吻，将扰乱我之假寐。

倘若你低吟赞美的诗句，
引来了燕子之群，
我也不作声，
只默看我们的欢乐飞满山谷。

“莫动我头发，莫摸我脚趾！”
哦，当你屈膝在我身旁，
张开臂儿，
我便无力说出这熟记的警戒。

于是蝶儿的飘舞，
也带点嘲笑意思，
阳光躲到树梢去，
似害羞那芷草学我们拥抱。

落雪之夜

习惯了孤寂，
能解剖失眠之神秘，
但我之岁月，
却不愿给苦恼做怀抱。

披满绵绵落着的雪缕，
我不寻欢于深夜了，
让可怖之寒气，
去盘踞那空室。

吻过洁白之裙裾，
释了眉上之重负，
看我镜里影儿，
是同灯光一样的灿烂。

呵，抱少女纤腰，
作回旋跳舞，
音乐遂谐合了，
我亦为暂时之幸福而歌！

渴　望

暮霭带来消息，游鸦遂呼啸其同伴，
卸晚风飞去，似栖止于黛色的山后，
唱舟女之歌与溪流谐和。

呵，我亦欲捷足地去吻我爱情
之余芳，跑往幽谷，唤醒那因我而
思梦的女王，起来和我作回旋跳舞
或别种游戏，让小草弯腰，模仿我
们的体态。

看，月光如新妇之羞怯，挨近树
林、斜坡和浅堵，蟋蟀亦高唱忘郁
之曲，这是大自然开拓夜的演剧，
奈我心因贫血而疲乏，无能随流星
去参预。

我深盼新秋之雨，从斜晖所隐处
飘来，带给我诗歌之情绪，因我的心
灵饥饿，正需要这种养料。街头的

更夫，带点醉意的敲着锣儿，
惊醒人们的沉睡，一齐打破我的寂
寞！

恐怖的夜

狂风吼后的空间，
长鸣的蟋蟀也寂然，
黑暗沉沉地笼罩了万物，
隔绝了星儿的闪烁。

望不见白墙、柳树，
与玉泉山上的塔尖；
惟有无穷的空虚展布，
如飘渺的死音送给人类。

桐叶在瓦端作响，
枪声来自遥远处，
乌鸦遂离巢了，
将惨厉之声点缀静寥。

我从深梦里惊醒，
朦胧的望着窗外；
天地也混为一色了，
深沉，颤栗，何处有余风在叹息！

给　　爱

从你如春光般飘去，
我的花园便变了景色：
蟋蟀唱秋天的曲子，
草坪为乌鸦的战场。

我终日无语如平沙之沉默；
我的狂笑与长吁，
亦无能避免那回忆的诱惑，
与消灭此长别之哀戚。

当恍惚地见你的影儿，
盼燕羽剪断我苦恼之束缚，
或弃我的笔儿去执枪儿，
是以眼泪晄天，星光黯淡。

每夜听深秋之林的呻吟，
宛如对我嘲讽，
低诵我欢乐死后之遗嘱，
但谁知我心头迁变之情绪！

我欲随黄昏远云，
寻觅你如梦之脚踪；
我愿如奴隶般跪在你膝前，
求你解答我命运之疑问。

消　　极

游鸦之羽，带来春光的颜色，与欢乐的歌舞之绣裳，但我的眼睛只呆望着荒林、古庙……

从槐荫深处，蛙鸣之声与月亮联袂而来，为我作伴，但我心只留恋那静寂的旷野。

我不愿随墨样的夜色去流浪，或星光牵我远去，因我胸中之哀戚，乃装饰我未来的岁月，或为饥荒的灵魂之盛宴。

“寻梦去的英雄，
请勿关心于我；
亦莫认我是怪人，
因山泉之声有我意志的解释！”

倘　　若

倘若我心是一平岗，
我将建设诗神的坟座，
切大理石如花片，饰这周遭，
在傍晚时分，有残雪之声的颤响。

我每夜挽流萤同往，
如释迦之门徒，
当海潮之声来朝拜，我便顶礼或默诵：
“诗神呵，你是我悲哀的慈母！”

虽然，你不曾给我忠告，
但从你已往的启示，
我知道了，凉夜是空虚的，
人的友谊正如凉夜。

是以你万象的神思，
呵，诗神！请埋葬我这坟墓，
同我的求生之欲与惆怅：
在这宇宙，将无留我俩的热情之踪迹！

夏　午

和风绝了来路，
叶儿在枝头欲睡。
阳光占领着广大的空间，
如得胜之军旅。

狗儿躺在门边偷闲，
懒到街上去结伴，
惟有苍蝇在奔窜，
作无意识之忙乱。

在沉寂中颤响的，是单调的蝉鸣，
叫了一声，隔树的同类，便一齐应和，
如热度之压迫的呼吁，
同时给人们多少清醒的意味。

偶尔有一两只游鸦，
翱翔到天际，
以黑色之羽点缀碧空，
凑成这明亮的大自然之画稿。

暴　雨

旋风引来了狂乱的游鸦，
为暴雨的先导，
尘沙弥漫着，
是其威力的显示。

阳光被逼迫向树梢远遁，
如惊弓之野鸟。
乌云追踪而来，
欲吞没这世界。

树林现着恐怖，
发出畏难的呻吟，
雷声隐隐地震动，
无意或得意的带点威吓。

宇宙变样了，如黑奴之面部。
在空间驰骤的电闪，
成了黑暗的无数裂痕，
象是报告暴雨之来的时刻。

薄　暮

太阳弃其统治的世界，
灰色之云遂乘机而起，
从山后布满天空，
如无组织之流匪。

红霞忽露出头角，
涞挲到矮树、颓垣、浅堵，
似欲占领到平原，
奈晚风见后，逐其远去。

野鸟结队游行，
预言黑夜将来之压迫，
但长林正在欣狂，
忽略了这忠告。

蚊虫亦开始奔窜，
低吟那白昼既没得的得意，
黄昏它曾在树梢上踌躇，
为逃亡之预备。

在这万物变幻的一瞬，
充满神奇的颤动；
但印到人们之心中，
是神话之隐幻。

凝　　想

若苦恼不来此地，
我愿停步在这山头，
面前是一片平野，
左边有无力的残照。

虽没有迎风的森林，
但正合我的远眺，
达到眼光的无限，
将见到宇宙建设之原始。

纵不吻轻淡的花香，
做一个温和的梦，
这已够满足了，
听海潮的拥抱之声。

或幽谷中有成群的虎豹，
我则欢乐欲狂，
将藉重风光，
广播我赞美英雄之诗意。

何况在这寂寞之境，
能隔绝女人的诱惑，
友谊如毒菌的伤害，
及骡子之喘气！

且把我独尊的情爱，
（人间共弃的废物！）
待晚风来时，
染遍霞光，为碧色之天的点缀。

哀 感

呵，希望之光既为暮霭，
渐成为黑暗，
我何能去鼓励咽喉，
唱美丽的命运之歌。

疲乏于生之苦恼，
我萎靡了，
纵然富有虎豹的想象，
亦须作死亡之梦。

该诅的，是远逝的时光，
挽我的青春为同伴，
使我又感慨，
这既往的世纪之苍老。

一切沉寂了，只有下坠的泪，
为无限回忆的祭礼；
但原有之欢乐，
尽成了死之忠告！

恨

我披发望天，
欲消散心头的抑郁，
见星光如媚眼，
反生了无限感伤的故事。

我曾握起笔儿，
欲写命运的招供，
及美梦何以逃亡，
但呵，终厌恶去判断这罪咎。

看惯了生之戏剧，
（嬉笑和低泣的！）
我无须乎上帝的仁慈，
彼之心，亦犹如无用的言语。

我不惜所有的欢乐，
因欢乐乃苦恼之引导；
与其让泪滴成流，
毋宁以想象去建筑一个可爱的坟墓。

我欲折园中的玫瑰，
及一切半开的花朵，
如绒毡般平铺在地上，
任马蹄去践踏，粉如泥沙

倘黑夜能长征，
我愿为小卒，
纵横于这宇庙，
屠灭世人之虚伪。

一尊想像

捐弃一切苦恼，
铸成了一尊想像；
是人间绝无的美女，
以香吻抚慰我苍白之颊。

我虽是生于山野，
听惯了狼群追逐，虎与豹的贼叫，
但她的小语，
在我心头，却有无限的重量。

呵，仅她的眉梢，
已是我整个的上帝：
我纵有蛮人的秉性，
终受她眼光的洗礼，为温爱之信徒。

我欲挽夏夜之风，
或邀出谷中的泉滴，
为我歌颂这想像，
及因她而生的暂时的幸福！

杂乱的意识

街头的更鼓，如肺病的老人之咳嗽，
在这深沉之夜里奔波，
引起我心灵的旧疾，
引起杂乱之思想。

见到窗隙外的天空，
模拟那星光是爱人儿作态的斜睇，
云缕如裙幅般四飘，
我心之颤，可成为轻细的脚步。

明知是白色衬衣，
还疑为乃一人影，
舞女又如弃妇，
因而，我欲竭力，为其狂歌或低叹。

呵，我又想到火山崩裂、海风兴浪、
灵肉的冲突，……
神游于宇宙的万有，
正是我欢乐与苦恼的散漫。

新　　秋

热风已随着
太阳的炎威逃亡，
留下无力的蝉鸣，
为四野隐逝。

树林虽未变色，
但减少了夏时的浓荫；
叶儿在微风里飘扬，
欢喜空气的清爽。

天是高远了，
月光稍含着清凉，
萤火向草丛退怯，
欲投奔别一世界。

海棠从绿叶上结蒂，
渐如艳妆的少妇，
卖弄其姿色，显示给玫瑰：
“你的青春过去了，让我来替代！”

猫与狗恢复了活泼，
各离家去作乐；
只有闲懒的人儿，
还觉得午时的疲倦。

异样的，是那蚊了，
反变本加厉，
似感着死之悲哀，
竭其猖厥，为灭族之前的奋斗。

路旁的草香

路旁的草香，
我欲语："倘若喜欢我，
可取去我一切，
但莫引我入梦！"

梦，美抑是丑，
我都不愿去尝试：
恶魔，我害怕，
可爱的少女又含着许多伤感。

且同我来回散步，
如我的想象中的情侣，
能得到飘渺的香吻，
就不必那轻颦的笑。

到夜色伸展，
星儿将展跟羡慕：
"看，这异类的爱恋，
嫦娥亦欲嫁给蝴蝶！"

静寂的夜

呵，那静寂的夜，当它来时，我便想仰天狂笑或痛哭，给一些这如死之周围的生动，但苦恼已饮尽我眼中之泪滴，忧郁又横锁喉咙，于是我多感的心，成为俘虏了，被寒夜的强暴，随意去摆布！

我深盼有古庙的钟声，或是睡鸟惊梦的喊叫，以解我围，因我无法去消散这无限寂寥的重压，大地沉着，天是黑的……

灯儿反由明而灭！

恐怖遂成饿客，吞没我所有丰富之想象，驱我到荒原、阴谷、战壕及坟墓，如落魄之人，是以我灵魂露出了颓败之迹！

我不畏火山崩裂、狼群与虎豹争强，或魔师亦无能感化的野盗，却不得不承认：当我的心成为俘虏的时候，可怕的，乃静寂之夜！

心　　儿

你是宇宙间惟一的宝物，
但已被人们各自渲染，
遂在上帝的座前，
亦不为忠实之客。

生活于繁华之世纪，
人们皆以你为竞争的工具；
发生了爱与怨的轇轕，
你已作为它们之武器！

宛转的黄鹂之歌声，
已无能使你倾慕。
呵，只努力于权利之企图，
竟成了无穷止的欲望之奴隶。

我愿为一神巫，
或是天之使者，
摘下这心儿如残花，
为腥臭的屠场默哀！

九月之夜

吁，游行的凉夜，
把心头之火焰抹去，
我欲在今夜里，
冷眼看人们与我之友谊。

我不愿哭和笑，——
全成为虚伪的装饰，
同情之音初出喉咙，
即消灭于耳际！

我的所要乃死神与生命的关系，
秋随夏而来的忠实，
将一切之乐和苦，
为彼此灵魂之粮食。

我无须乎言语的赞叹，
多情的动作，
如巴黎卖淫之女子，
爱的誓言在口头。

但这人间，
（该毁灭的一切权利之大本营！）
所谓亲切的朋友，
尽为富贵与荣誉前来，见贫苦而退怯。

是以我在今夜里，
欲冷眼看人们与我之友谊，
呵，游行的凉夜，
抹煞我心头狂炽之火焰！

无　　题

死神之脚音，何以如此渺茫，
尽听风的狂啸，
看落日死亡于山后，
时光挟旧感前来。

可爱的青春，
已尽为彷徨的代价了，
但我的手儿依然有力，
欲捏死生之苦恼。

流泪到脸上，
或可还命运之苦账，
奈我心满着愤怒，
悲哀失其处所。

呵，我其如无期之刑徒，
老毙于梦之监狱，
误尽了一切春光，
只偶尔的感幸福于载饮载歌之一瞬。

有 感

呵，我的朋友，
昔日的困苦之磨炼者，
尽随去燕分飞，
开始其温和的梦。

只余剩我之孤独，
成为这古城之恋人，
经春蚕变茧，秋雁重来，
颤栗于驴夫之鞭声。

何时的命运、死亡、疾病或沉醉，
寻机恢复我本能之自由，
越高山与黑海，
采集宇宙之精华，如荒年之宝藏。

如今又深秋了，
蝉儿作最后的诉苦，
河水受死叶的点缀，
我仍徘徊于沙滩，心头满冬天之气象！

投　赠

你，辞诸朋友，
何必如是匆匆，
且慢少许的行期，
让我来结束友谊的账。

在往昔的时光里，我们乃伙伴，
记得不，至少曾一次相对着兴叹？
那可珍的同情之眼色，
曾几时，全成为记忆的疮！

我纵虽缄默，
再听你假意的赞叹，
但心儿已在跳跃，
愤怒的，为虚伪之轻蔑。

因而我失掉温和，
如骄傲的野人之子，
唱突兀之歌，
举眼望无涯的天际。

请勿怪我，
但你亦无须负责；
因聪明的人，
向势利作揖，正是上帝的意旨！

我心已染遍人情之灰色，
终可忘却你之赐与。
呵，我往昔寂寞之伙友，
远去，愿荒疏你的惯技，甜蜜的言语！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如死神蹑脚在脑后，
欲寻机取我远去，
则我的生命应是充实的，
爱情或是苦恼。

但在半死之黄昏里，
板桥在河上孤冷，
秋叶随风飘落，
我心却无力为其兴感。

亦不为花枝之招展而笑；
呵，永远是空虚，
如不忠实之友谊，
毫无悲与欢的证明。

我欲裂喉而歌，
用豪放或沉抑之音，
自白我的诚意：
死神呵，我愿为你的俘虏！

秋　　夜

凉风习习飘来，
但不见归燕之影。
寥落的星光散满天空，
闪耀间带点冷意。

树叶在黑暗中萧瑟，
如亡国之哀音，
乌鸦却误念为催眠，
遂由此入梦，不曾想到枯枝的景象。

蟋蟀在墙根底低吟，
应和异类之虫声的啾唧。
已非盛暑时的激厉，
只无力如音乐之尾音。

于草儿凌乱的河边，
街头、斜坡及浅堵，
无萤火之出没，
与孩子因乘凉而乐的歌唱。

那军营的喇叭悠扬，
车轮的辗转，
驴夫肆意的鞭声，
连盟着，为这凄寂之空间的颤栗。

乾坤似不易分开，
异样的，唯有远处那一片微红天色，
我不知在那里的人儿，
是如何消遣这秋色。

因我心未死

因我心未死，
复梦见这世纪的内幕：
技巧是无上的光荣，
恋爱须受金钱的抚摸。

衣冠楚楚之人儿，
全整容向权利作揖，
且不消一瞬的犹豫，
即能鄙视那万种贫困。

友谊等于死狗，
遗弃于荒丘之深壑；
惟有巧言与谄笑，
方是这人间之宝藏。

饱醉于物质之上，
吁，谁哀遍野死尸，遍地难民？
哭声与笑声混合，
我毒恶如是造成之人类。

疲　　乏

为快乐而生，
终受苦恼的管辖，
我如贫穷之囚徒，
但已知人生之源的干涸。

徘徊于地狱之边界，
苦吟人类之命运，
不管春夏循环，
苦恼无尽，悲愤无尽。

呵，登山岭而远眺，
无穷的，乃骷髅、沙漠，
与昏醉于酒肉的人们，
如蚊虫之扰乱。

这人间已弥漫着竞争的烟火，
堵塞心灵之去路，
是以我的哀戚更加狂炽，
生命于希望是萎靡着。

夜　半

风在微嘶，
似叹息黄叶之飘落；
但不知巢里的鸟儿，
是否在做着飞翔的梦。

眉月下野了，
星儿遂群起争强，
欲为同类中之首领，
将光芒显示到窗隙。

远处的狗吠，
隐隐的，互相响应，
使胆怯的人儿，
想到鬼与贼的故事。

眼前的景色，
如模糊之记忆，
不可摸捉的，
正是我初醒的困顿之神态。

磨　　炼

我不愿低吟或恸哭，
因恐怕美丽的诗句乃怨女之哀韵，
落泪又觉羞怯。

以疾苦的眼光替代颜色，
描画大自然之神秘，
看野花开了又谢。

心头的情绪随时光而变迁，
眉梢有欢乐的荒芜之痕迹
但吾生之灵永如明月。

既能玩味着悲哀，
辨别命运的色彩，
可不必让爱情与苦恼妥协。

呵，地狱之火焰已成灵魂的嘘气，
我无须上帝如乳妪，
抚摸我因奔波而疲乏之手足。

且偷这偶尔之半日的闲，
把头儿枕地，脚底朝天，
睡一无梦之大觉。

低　　语

你是我命运的春天，
我的生因你而华丽，
即在严冬的冰雪里，
心头亦充满着温爱。

我游行于人间，
全为你的哭与笑；
你的欢乐使我忘忧，
眼泪更引我灵魂之狂放。

倘一日离开你，我的安琪儿*，
旋风将和暴雨齐来，
摧残我生命之花蕊，
使我如枯枝，给樵父砍去为柴火。

我亲近你，便变成孩童，
纵然你不给我嘴唇的接触，
但你无语之凝睇，

---

* Angel 安琪儿，天使。

已是我灵感之声的回响。

你若喜欢作态，
模仿女王的含怒，
我亦愿如基督教之门徒，
跪你脚下，为不知因之悔过。

或是你如舞女，
现着万般之柔媚，
昏倒于舞场之侧，
欲我为侍者，陪伴你余剩之疲倦。

我能受你的斥责，我的神，
但莫弃我，如同树叶之离开枝头；
假若我有冒犯的时候，
我愿以血的疾流，洗我罪过之腻垢。

我在这人间游行，
原是无意义的活动，
但自从看见你，我命运的春天，
我的生就同太阳一样的灿烂。

孤寂者之歌

秋风似有意，
吹灭了灯光，
黑夜遂伸张其势力，
到我床头，看守我的孤寂。

呵，在空虚中，
我细想虫声的各异，
时光蹑脚疾走，
新的岁月从远处追来。

纵有时入梦，
但只见古代的受伤骑士，
亡国帝王，
与荒山中忍饿的虎豹。

倘想到了温爱，
亦只限于鸟类：
以坚实之喙相吻，
翅膀为抚摸之工具。

虽然含笑的落日，
曾使我羡慕到多情的王子，
但黄昏便喘气奔来，
给我命运之忠告。

我不因生活而懦怯，
何以总觉得死是美丽？
胜似尊贵的皇后，
与浪漫与柔媚之舞女。

人间共弃之孤寂，终久使我深刻，
仅心儿之上，
已包罗万象之存亡，
灵魂之光与地狱之火焰交迸。

吁，无女人前来拥抱，
正合于冷眼看一切恋爱；
金钱的份量，
是轻颦之笑的代价。

即甜蜜的叫着“我爱”或“爱人”，
现出嗔娇的模样，
终难免脂粉的掩饰，
心为肉欲所盘踞。

呵，凡人的倾拜者，所谓女人，
如有真情，何以不爱诗人的贫苦？
向虚华礼拜，
不惜青春之心的作孽？

我始终警戒，
为了温柔的诱惑。
当秋风吹灭了灯光，
孤寂更是我可亲的伴侣。

慰　　藉

太阳应该落去了，
但还在树梢张望：
我也因为恋你，
又作这欲别的流盼。

呵，我的人，切莫如此缄默，
如石雕的公主，
可转过脸来，
你看那天边，晚霞已为我红脸。

请勿再骄纵，
蔑视这可珍的温爱。
倘若向维纳斯顶礼，
我的真诚当得到垂怜的斜睇。

你若保守这固执，不受我热情的进贡，
恐怕我终久会成为反叛，
如亡命之暴徒，
用唇儿为武器，抢劫你的甜蜜而去。

假使你肯微笑，
纵不是柔媚的轻颦，
我也满足了，
愿低声的叫你一万声“我爱！”

来，让我拿开你的手儿，
细看泪痕多少，
好等到拥抱时节，
为赔偿这风波之代价。

无知觉的生活

树叶在枝上变色，
河水由涨而涸，
呵，受这时光疾走的显示，
我心亦不曾兴感。

于纷扰之中，
心灵失了活动，
全不觉昼与夜的区别，
满眼是混沌之世界。

见细雨飘来，
远望这广阔天宇，
但极力思索，
终难得一浅近之记忆。

既不作温柔或可怕的梦，
亦不因车轮之声而烦恼：
永久是麻木，如昏溃之醉人，
生命之流，其已成古井的死水！

回　首

昔日我曾称雄，
独占园中的春色，
为了少女的浅笑，
折所有半开的花朵，为含情之报答。

现在我成了浪人，
供命运的驱使，
欲见故乡的景物，
惟有梦，或仰天斜睇。

岁月是死神的法宝，
我亦遭其捉弄，
向希望追逐，
挣得无数可哀的故事。

呵，在大地上奔波，
春秋为催老之工具，
头发白了，但心儿更空，
举眼无可恋之痕迹。

一个时代

上帝以饿狼之心，
贻给人间之强暴，
弱者遂填于沟壑，
如夏天之雨般骤落。

刀枪因杀人而显贵，
法律乃权威之奴隶，
净地变了屠场，
人尸难与猪羊比价。

树叶是经秋凋零，
人的生命正在青春，
却如同梦幻，
须受武器的尝试，为冥土之公民。

春秋虽顺序而来，
大自然不断地变迁，
奈空间已被恐怖所充塞，
人心如惊弓的小鸟，全战栗于危惧。

偶尔听河水的缓流，
或风声飘过瓦端，
疑是兵士之皮鞭的声响，
半夜惊起，徬徨如临宰之羊儿。

铁窗之冷狱于是热闹，
勇敢的青年成了囚犯，
监卒遇这罕有之客，
便满足了极酷虐的敲诈。

社会等于足球，
在有力者的脚下旋滚，
竟无人忧虑其崩毁，
这正是历史家可珍的时代。

假使有神明和阎王，
不用其公正，在天堂或地狱，
欢迎那英灵与冤魂，开伟大之宴筵，
痛饮，狂歌，向人间嘲笑！

远　遁

我梦见一僻静之区，
松荫如严密的卫士，
鹤在天空高鸣，
应和谷中之泉流的滴沥。

满着茸茸碧草的地上，
有数不尽的花儿，
微风悄悄地经过，
展动着，如爱美的女王之裙幅。

在竹林深处，
我安顿了灵魂之别墅，
且开欢乐之华筵，
爱神是其中的首座。

百鸟为我奏乐，
我低唱生命之舞曲；
树林相互低语，
幸福这罕有之盛会。

凭流星之光，
与天使徘徊在夜里，
我问他命运之诠谛，
他回答：爱情与苦恼争强。

我欣慰已离开人世，
遨游于这异域，
万丈迷濛之白云，
为我隔绝了一切罪与恶。

诗人在自己抄诗的练习本后面，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欲弃这歌吟
入野人之霸道，
但仍旧操这生涯，
岂因诗神与我有隆重之友谊？

第四诗集

序　诗

我欲藉诗句以表现，
奈我心充满悲哀，
即在这恋爱之时，
亦无有隐约之美的情绪。

因苦恼的伸张，
既灭之梦的复炽，
使我的狂歌或低吟，
全属于愤怒之音。

我何曾不追慕温柔、
流盼与微笑；
但生命之飘零，却如秋色，
盘踞我全部之心境。

我的思想，遂成大盗之山寨，
弥漫着血腥、白骨与野火，
是以我的诗句，
当恋爱之时，亦不见幸福之影。

孤独的赐与

批评使我羞赧，赞扬更觉得肉麻，
我遂自甘落伍，
看人群呼拥而奔——
嬉笑着，互相为虚荣之标榜。

绝了访问之音，
却正合我的祷告：
与其作无意义之握手，
不如向天长望，或低语秋光。

在静寂中，
我幻想到虎豹接吻，
爱情与苦恼的轇轕，
宇宙是如何混合……

我遨游于缥缈，
如炼气之士，
不必举眼而眺，
已看尽世纪的始末。

为了清闲，
我可以轩然入梦：
飘过黑海，越过山巅，
徘徊于天国之边境。

凭一丝热诚，
我与诗神缓步于草莽，
听芦苇低吟，
便舞踏而歌：愿与万物同化！

倘我愿意，
我能得想象之力，
采集那大自然的美妙，
在白昼与夜间，为孤独之点缀。

哦，因我无多孔之心，
与人们作褒贬的周旋，
或向权利顶礼，
是以我成为寂寞之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于北京

懒　惰

我心充满惆怅，
与缥缈的可哀之感觉，
但无意持笔，
或涂颜色以表现。

不读书中的故事，
为生活的一种点缀，
亦不思低吟或高唱，
赞叹那时光的飘逝。

尽躲于小室之中，
如无忧之烟客，
带点恹恹睡意，
斜眼看天之远近。

即显然得了刺激，
黄叶向北风求恕，
但我的心灵，亦不因
秋天之死止而兴感！

秋 去 了

秋去了，留下满地黄叶，
如出殡者播散之钱纸，
刺人以死的感觉，
对青春以恋慕与凭吊。

太阳早改了淡装，
俨然是秋之丧妇，
现凄凉之色，
温暖瘦枝，终如残阳之无力。

因了时代的幸运，
北风遂如土匪，
无意似的，
向萧索之大自然，大肆其屠杀。

我本如疯者，
终始为生命的浪费，
但对这秋光死后之衰颓，
亦哀歌“草木之零落！”

决　　心

为了一点小利，
所谓亲切的知己，
竟不妨以无形之箭，
在我心头，留永久之创伤。

我于此应看破友谊，
弃绝一切虚伪的握手，
勿令那刽子手之刀芒，
随甜蜜与诚恳之语言而闪。

倘因此感到寂寞，
我宁可向荒原默语，
或细玩悲哀以消闲，
不与它往来，免落其陷阱。

即火山之狂飙，
焚我身随风飘散，
但在我灵魂之宝库，
仍深藏绝友之愿望。

求　恕

因我明白了过失，
遂成教徒，向你作忏悔的低首，
愿受你眼光的判决，
或泪泉之余滴的洗礼。

你务必相信，
在我孤寂时候，
苦恼又如土匪，
我心是其绑客。

倘若你怀疑，
星儿可为我作证：
度过漫漫长夜，
我疲倦之眼睛，永是你的随从。

你不妨发怒，
给我以吐沫的唾弃，
罚我在若干时日，
跪读你恋爱之训诰。

或者你俨然倨傲，
蔑视我的胆小，
还带点胜利的嘲笑：
“既有今日，何苦当初！”

总之，任凭你骄纵，
给我羞辱和警诫，
我都是你的忠仆，
极诚心地感激你的赐与。

但是你的温柔，
让我安静或狂乱接吻：
得到你唇儿之余香，
就是我生命之存在的凭据。

假使我疯癫，
为了灵魂之火炎炽，
向你作醉态的表白，
你也千万莫装痴。

来！我的纯洁之爱，
不要躲避或迟延，
速用心儿的频跳，
合唱幸福之歌儿。

我这时已明白了过失，
是以向你忏悔，
无故的使你生气，
全是因我的鲁莽！

一九二七年十月于北京

冲　　突

我欲离叛诗神，
跳到虚荣的中心，
与生活之魔为伍，
演罪恶之剧。

或弃我笔儿去执枪儿，
纵横于平野，
向远处之牲畜或人群，
为射击之游戏。

倘我能够被选，
我亦愿站在黑胡同的一角，
涂脂粉以卖笑，
让人兽逞其大欲。

但当我冷静和兴奋的时候，
我心之灵，又因诗歌而狂歌，
把忧郁眼光，
悲悯一切之堕落！

风　声

如波涛的澎湃之声，
是狂风的叫喊，
从虚无之境，
弥漫到黑暗的空间。

这巨野的巨响，
有力的，奔到我耳里，
在恐怖时代之夜半，
疑是叛兵的扰乱。

记得在我童时，
曾游步入山，
忽见树林发癫，如败溃之军旅，
牛羊为逃命惊慌。

住在乡野的人们，
际此狂风如波涛澎湃的夜里，
当忧愁而失眠，
担心有何歹人，乘机来劫舍！

噩　梦

海潮如人间之土匪，
突绑我远去，
以荇藻为绳索，
囚我于波涛之深底。

获得了新的俘虏，
浪花更显得意，
乱跳其舞姿，
唱那无节律的胜利之歌。

水族遂互相庆贺，
演扯乱之剧，
鲸鱼是其中的首领，
群鸟为忠实之观客。

疾恶这周遭，
我欲举灵魂之火，
烧大海成为焦土，
灭绝那权威的罪恶之种类！

我成了叛者

诗神原是我的主宰，
他曾与我以生命的凭证——
狂歌之源与痛哭之因，
因而我存在于渺茫之世纪。

但如今为了爱，
我成了叛者：
无心于诗神的意旨，
只想那少女的流盼！

我驰怠了所有创作，
终日沉溺于幻想：
见燕羽剪断斜晖，
疑是裙裾之飘舞。

我以灵魂为冒险的尝试，
锻炼温柔之手的抚摸，
但心血的腾跃、余泪的点滴，
即是这抚摸之酬报。

初　　醒

狂风如海盗之呐喊，
惊醒我罕有之梦——
我正与红番为伍，
挺戈刺专制之帝王。

张开眼儿，满着无限迷乱，
未能辨别这黑夜的深浅，
惟知道心血蜂拥，
在表示我的愤懑！

我疾恶儿童般的啼哭，
与默诵圣经以求恕：
我愿以灵魂之余辉，
为生命之鲜血的眩耀。

我奋力张手，
寻觅我的所失，
但除了梦痕的恍惚，
宇宙是一片虚无！

生　计

我看见过海的波涛，
似水族争斗之锣鼓，
但其可怕，远不及
艰难之生计的伸展。

多少因贫穷而颠沛、
死亡、呻吟或低头流泪，
统成为命运之哀歌，
不幸其回响，乃温饱之人们的冷笑。

虽暂时忍住痛哭，
为求生奔波，
如是经过了若干危途，
终无力击破这人工之阶级。

呵，疾苦之人们，
请勿萎靡，竭生命之余力，
将命运运往天野，
我是永远同情心与手足之劳乏！

权力与真理

权力与真理，
是不能两立之仇敌，
在人的灵魂里激战，
各张着虎视眈眈之眼。

真理以无私为旗旌，
正直当其武器，
前仆后继之奋战，
欲创作一和平世界。

权力则逞骄纵之欲，
象发狂之猛兽，
欲侵服一切，
为天下惟一霸主。

每次经过剧烈的奋斗，
胜利的，遂统治万有，
失败者则潜藏其气魄，
期待那另一时机之来到。

在这两雄的起伏之中，
人间变成为舞台，
贫富、强弱，聪明与愚蠢，
大家相聚，演悲喜之剧。

呵，若干的世纪奔去了，
山河皆已变样，
惟权力与真理，
尚为循环的报复之努力。

夜

窗外是一重黯色薄纱，
又似是朦胧的梦境，
给人以回忆之情绪，
恍然——晚霞已不在天际。

树梢的几点星光，
旋闪，旋灭，
如作态的女人之眨眼，
带点不忠实的意思。

在左边的屋端，
有黑色之鸟盘旋，
其羽翼之展动，
疑是天使舞蹈之裳。

那平铺的河道，
如一只安眠的巨兽；
使人见了，
易想到神往之故事。

静听到远处，
乃模糊的复杂之音：
是微风与树叶龃龉，
抑强盗为忏悔之招供？

周围之景色，
甚于古教堂之沉默，
于是我想到——
每夜在街头敲锣之盲人。

消　遣

我不学文人兴叹，
咒诅人间的罪恶；
倘若宇宙是一片乐土，
从何处得知苦恼之神秘？

既生于这大地，
当如细心之厨子，
备尝友谊的寂寞，爱情的狡诈，
使生命充满酒与泪之余滴。

但不必辜负青春，
禁欲，或压抑情绪之迁变；
在山巅，在海上，在旷野，
可舞蹈而歌，如狂狼之得意。

感到了孤独时候，
则闭目思故园之荒芜，
极力招春光前来，
引黄莺歌唱在耳际。

在滑稽的时代里

在滑稽的时代里，
不必挺戈呼喊，
或带点武士之色，
只要年青，皆可成危险之人物。

因忠孝而成之活尸，
忽变为无上之偶像，
被刻上一句隽语：
“看啊，这才是良心之代表！”

腐败的道德遂复活了，
又如好淫之女子，
卖弄其姿色，
重造无限之冤孽。

礼教之荒园，亦变成戏院，
彻夜地响着锣鼓，
诱惑那无知之人们，
为其忠实之座客。

总之，在滑稽的时代里，
一切反古了，
且因强暴者之权力，
另造了无数真理！

诗人如弓手

诗人如弓手，
语言是其利箭，
无休止地向罪恶射击，
不计较生命之力的消耗。

但永远在苦恼中跋涉，
未能一践其理想：
扑灭残酷之人性，
盼春光普照于世界。

是非在心头，
充满了悲哀与愤怒；
终于疲乏了，
让残余的愿望，怜悯其身世。

即经过若干世纪，
亦难免有幸运的人们，
以冷笑或嘲弄之声，
盘旋其墓侧，为诗人死后之酬报。

杂　　想

我见了猫儿追逐，
想到色情狂之类，
当其贪欢之时，
甚于猛兽之搏斗。

忘了虚伪之礼貌，
灵魂则成为一种记忆，
或如一句空泛的语言，
无补于实际之残酷；

因那潜藏的蛮性之败露，
是人心如狼胆的证明，
遂宣布一切的温爱，
乃聪明的人类之面具。

即暴雨成泽，
淹没了桥梁、田野及山坡，
万户绝早晚之炊烟，
那欲火之苗，仍待时而伸展。

初　雪

看天之远近，
全现阴阴的欲雨之色，
四处无日光之影，
惟有寒风吹来，频添许多冷颤。

模糊里有一只乌鸦，
孤独地，飞翔，巡视，
似诧异这空中，
何以变成如此之单调。

从黯淡的凝深处，
悄悄的，骤然变样——
飞来了柔软，纷纷，
如无声地飘落之花瓣。

在神秘的一瞬，
红墙与古树尽变白头，
一切都披孝衣，
宇宙如新丧之妇。

我喜欢你痛哭

我喜欢你痛哭，
甚于你甜蜜的言语，
因眼泪狼藉，
是我们的恋爱焦点。

我问你生活的意义，
你遥指那出山之红日；
我亦觉得：演爱情之剧，
不放火则须流血。

所以，那明月，那花香，
那种温情的故事，
纵然是人们的宝物，
也不合我们的需要。

充满在我们心中，
乃一片癫狂，
与超乎万有的
无上的热之力。

肉的气息

我知道白兰地之力，
可使人迷乱和沉醉，
然而这酒性之剧烈，
远不如人类的肉之气息。

昌明在这世上，
便添了新的事故，
欺诈或谋害，
心为欲望所占据。

即在男女的恋爱
当其狂热之时，
微笑与眼光纵代表神圣，
亦难免本能之冲动。

何以在灵魂之中，
无论是如何美丽，
清洁和光明，
总带点肉的气息？

生命的象征

如同是一粒火种，
由萌芽、伸展，
成灿烂之朝阳。

当旺盛之时，
可使玉石粉碎，钢铁变软，
化黑暗为光明。

但其热烈之力，
终因时间而消耗，
火焰如垂暮之天野。

熄灭了，
则原有的伟大之生存，
亦如既散之烟，无人现其痕迹。

欲雨的天色

已经是太阳出山的时候，
丛立在地上的树林，
当不现一枝之影。

圆月早失了边界，
只是黯淡、朦胧，
如团炊烟之散漫。

气压低低的，
倘若遇故事中的杞人，
必忧天之将崩坠。

到处是一种阴郁，
即在最近的屋端，
亦不见乌鸦或孤雁的飞翔。

呵，这欲雨的天色，
如小孩子的哭脸，
又如新时代的青年之苦闷。

空　　梦

越过浅浅的竹篱，
我悄然来这园里，
潜步到丁香树下，
探访与我认识的青春。

在萧索的小径，
留着落英的余剩，
我茫然仰首，
四顾苍苍，唯有残叶在墙底叹息。

呵！死寂的秋之颓败，
既作了宇宙的披衫，
遂无艳冶的颜色，
伴我的希望，渡过黑夜。

只有脚下狼藉的衰草，
带着凄楚之呻吟，
与孤独不幸之命运，
展布在我眼底。

无限空虚，满足了永逝之美的追索：
因无处寻觅凋零的花片，
深印我共鸣之衰戚，
随飘泊之雁羽，长染暮霭。

仅将我失路的心，
投入这绝迹的荒林，
让其同夜色流浪，
静听墓底之哀音。

吁，纤纤的云中的燕子，
已不遨游这荒园，
却将其往日的细语，
为断弦之音，绕我耳畔。

我抱着徬徨之迷惘，
踯躅这深秋之苍茫，
终痴立在丁香树下，
将可爱的泪，替美花点缀枯枝！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于北京

封面设计：杨守年

责任编辑：戴安常

胡也频诗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75插页5字数100千
1981 年 1 月第一版　　198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300册

书号：10118·429　　定价：0.64元





书号：10118·429

定价：0.64 元